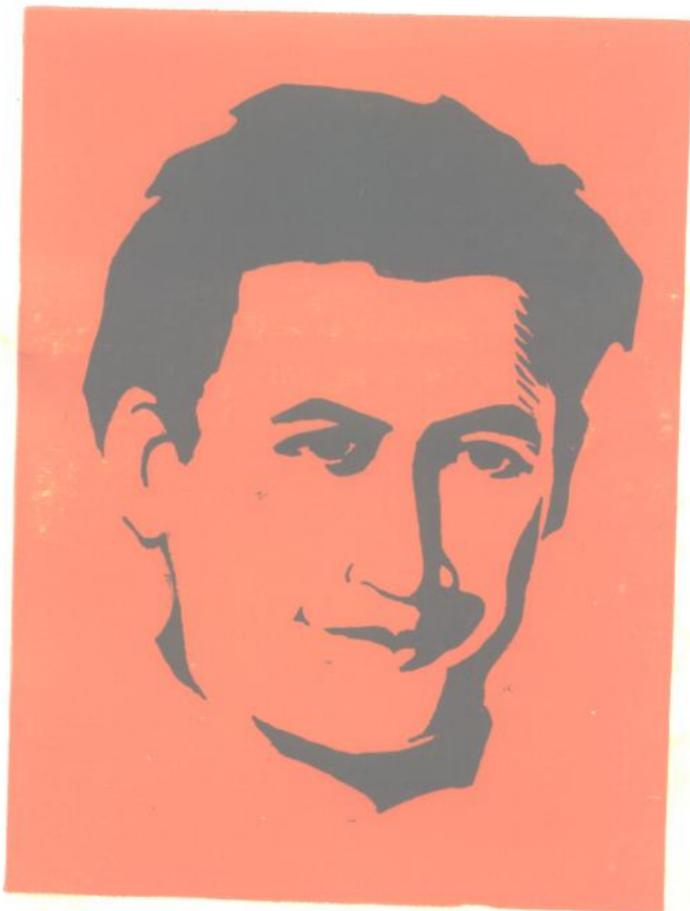




血与火

张俊彪著



祖国丛书

血与火

张俊彪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韩琳

血与火

张俊彪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9·75 印张 8 插页 199千字

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 册 定价 1.60 元



刘志丹同志在黄埔军校里



刘志丹同志1921年于榆林中学

目 录

第 一 章	小河潺潺.....	1
第 二 章	寻求光明.....	28
第 三 章	渭华起义.....	52
第 四 章	遍地烈火.....	73
第 五 章	争 夺.....	109
第 六 章	南 下.....	140
第 七 章	北 上.....	173
第 八 章	黄土高原战旗飘.....	198
第 九 章	在红旗下的捷报声中.....	245
第 十 章	阵地上留下了一片鲜血.....	273
后 记	805	

——第一章——

小河潺潺

一九〇三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里，仿佛天格外蓝，月格外明，山格外高，水格外清。就连门前的那条小河，好象也唱得比往常更欢快了。这是陕西省西北部保安县的一个小村庄，庄里住着秀才刘培基，他的婆姨刚刚生下了个顶门立户的胖小子，全家人都在喜气洋洋地忙乎着。这胖小子的爷爷刘士杰，是同治年间的拔贡，今晚在院子里也乐得合不拢嘴。他仰望着当空一轮明镜似的皎月，不停地捋着微微翘起的花白胡子，自语道：“对！我这孙娃子学名景桂，字子丹，小名就叫来生吧！”后来，孙子上了榆林中学，立志革命到底，便把爷爷给他起的“子丹”改成“志丹”了。

爷爷对孙子的疼爱，往往胜过父母。志丹的童年，基本上是跟着爷爷度过的。白天，他拉着爷爷的手玩耍；夜里，他枕着爷爷的胳膊睡觉；就连吃饭，都挨着爷爷坐。爷爷不光是疼他爱他，领他到很远的山林里去玩，给他买好吃的东西，还教他认字，给他讲很多很多好听的故事。志丹小小年纪，聪明过人，记性强得令人吃惊。爷爷讲过的故事，他都能复述出来，讲个八九不离十。他常把这些故事讲给村里的孩子听。有好

几次，大人也围拢来听他讲故事，一双双赞赏的目光望着他。老汉们啧啧夸奖道：“这娃长了个甚脑瓜子？灵透咧！”

一天，志丹又在院子里给村里的娃娃们讲故事。小伙伴一个个听得出了神，眼睛圆溜溜地直在他那张富有表情的脸上转。

志丹学着爷爷的神气讲：“话说一九〇七年，在保安县发生了‘硬肚’起义。参加起义的有四千多人，人人都是穷汉子，个个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硬功夫。忽一日，他们杀入县衙，打倒狗官……”

正讲到节骨眼儿上，只听得一声咳嗽，爷爷提着长杆旱烟锅走进门来。他阴沉着脸，小伙伴一见，不知闯下了啥祸，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。

小伙伴走后，志丹还呆愣愣地站在院当中，他心里嘀咕着，不知爷爷生了谁家的气，脸色这么难看。可是，爷爷既没打，也没骂，走过来在他的后脑勺上摸了一把，拉着他一起进了窑门，说：

“来，坐到爷爷跟前，听爷爷把咱刘家的身世给你学说学说……”

爷爷情不自禁地对志丹说：“孩子，咱家原本也是受苦人。你老爷也是个穷苦庄稼汉，吃了一辈子的苦。爷爷我十几岁上就被送到保安县一个秀才家当侍童，跟着善心的秀才识了一些字，后来也能看懂一些书籍和官家文告，慢慢懂得一些国家大事。隔了几年，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，反抗清政府的压迫。反动的清政府派兵征剿。官兵杀人放火，斩草除根，所过之处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陕甘高原几乎人绝炊断。爷爷起先怀着报国救民的心愿参加了清朝军队，很快识破了官府的

阴谋诡计，不愿屠杀起义群众，军队西征，爷爷东逃，跑到山西给富人揽工谋生。战争平息后，又跑回陕西保安县，决心一生务农。可是，世事太坏，好人受罪，坏蛋享福，咱家至今还在受欺压……”

爷爷讲着讲着声泪俱下，接着含愤把一个外号叫“吸血鬼”的大豪绅如何欺侮他的事情，也告诉了志丹。志丹双眼闪着泪花，想了一下，不禁脱口问道：“爷爷，你受苦那阵儿，是不是和张干大一样穷？”张干大是他家的长工张万银。万银的儿子明科比志丹小一岁，他俩好得形影不离。

“一样穷的，孩子！”爷爷使劲用火镰打着火，点燃烟，抽了几口。

志丹浓黑的眉毛下，一对大而有神的眼睛闪着明亮的光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要是李闯王在咱们这儿就好了！”

“尽说傻话！”爷爷说，“好，又能怎样？”

“好就是好嘛！”志丹说，“真要让李闯王和农民永远坐天下，还能让他们这些坏蛋抖威风，欺压人？”

爷爷听罢，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。志丹见爷爷的心情渐渐好起来，不知是有心，还是无意，突然迸出了一句话。

“爷爷，我长大了也要当个李闯王！”

“好，好，当个李闯王！”爷爷眉开眼笑，拍了拍孙子的后脑勺，用大手捋着掉在他脑后的那根“猪尾巴”辫子，笑道，“不过，你得猛劲长呀！”

爷爷也没想到，自己给孙子讲的李自成的故事，竟如此强烈地深深印在了小志丹的心上。他望着小志丹那张还充满稚气的脸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二

村前的小河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，河水在冰层底下默默地流淌着。志丹长到八岁了。尽管他头上还掉着根“猪尾巴”辫子，但他已能帮大人干地里的活了。他和爷爷一样，有着为人正直，性情开朗，勤劳朴实的好品质。特别是在他那幼小纯洁的心灵深处，时刻都闪现着一个高大形象，那就是爷爷给他早先讲的《闯王进京》故事里的主人公。他立志从小要学习李闯王，做一个打富济贫的英雄。他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时，除了给他们讲故事，还领着他们一起干些活儿；休息时，出些点子让大家玩得痛快有趣。所以，他自然就成了孩子的头领。

一天傍晚，明科来告诉他，说老羊倌有事要到镇上去，明天回不来，正为放羊的事发愁呢。志丹听后，拉着他一起到村中找来几个小伙伴，商量了明天一路上山放羊的事儿。临分手时，他又提醒伙伴们，要早早起来，磨利砍刀，带上绳子和干粮。最后对明科说：“咱俩早点儿起来，把几条大狗喂得饱饱的，就不怕狼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志丹和伙伴们赶着羊群上山了。为了既放好羊，又砍足柴，他把大伙分成两拨儿，一拨管放羊，一拨管砍柴。太阳刚到中天，每人尽够背的一捆柴就砍好了。志丹让大家把柴捆搬到路边上，把羊群赶到草坡上，由他一人负责照看羊群，其他人都坐在小河边歇息，吃干粮。

眼看晌午了，山坡上光秃秃的，羊肚子仍象门板夹过一样。志丹看着羊在山坡上啃地皮上的草稞子，啃得很焦急，心里想，人软弱，羊受罪。于是，他提议把羊赶到草好的深沟里

去。小伙伴们齐声赞同。明科却犹犹豫豫地说：“那儿有狼。万一碰上了狼，咬了羊咋办？”

“别怕。”志丹说，“我爷爷说过，狼也和恶人一样，欺软怕硬。有一次，我跟爷爷到山上去割草，突然来了一只大灰狼，呲牙咧嘴，样子可凶哩，直冲着我猛扑过来。爷爷拾起一块石头大吼一声扔出去，恰好砸到狼腰上，狼惨叫一声就没命地跑了。爷爷说，越怕狼，狼越伤人。”

听志丹说得有理，大家把羊群赶过一道沟，来到梢林边沿地带。这里草果然好，羊吃得香极了。志丹和明科拦羊，其余几个小伙伴，在一个阳窝子里玩耍。不一会儿，突然大黄狗狂吠起来。几个小伙伴尖叫着跑过来，拉住志丹的后襟，躲在他身后。明科拉着哭腔吆喝狗，哑着嗓子吼：“狼来了！狼来了！狼来了！……”

只见三只大狼朝着羊群扑过来。最前头的一只狼又凶又狠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奶头掉得象干辣椒串儿。山里的娃娃都知道，饿极的母狼最厉害。志丹心里虽怕，嘴上却喊道：“狼有什么好怕的！咱们人多，又有狗，不怕！”他边吆喝去咬狼，边指挥伙伴把羊赶到一道崖根下。又对小伙伴们说：“你们把石头预备好，脊背贴住崖，站在我背后。我拿着砍刀守在头里，狼要是敢欺侮咱，我喊一二一打！你们就用石头打。手要狠点，狠狠地打！打不狠，它们是不会跑走的。”

几只饿狼见了羊群，发疯了一般，狗都招架不住了。眼看着三只狼逼了过来，只有十来步远了。志丹大声吼道：“一二一打！”石块象雨点一样朝狼劈头盖脑打了过去。一只狼后腿挨了一石头，尖叫一声，瘸拉着一条后腿，掉头就逃。志丹乘机挥动着砍刀，冲了过去。小伙伴们齐声喊着：“打狼！打

狼！”也跟了上来。大黄狗也怒吼着，狮子般冲了上去。大家直到把狼追得没了踪影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明科说：“要是我，今天羊准得被狼咬了！”

志丹说：“人多心齐，就不怕狼！”

村里人闻风赶来后，狼早被打跑了。当人们听说打狼的经过后，都夸志丹有胆量。明科娘逢人便夸：“来生这娃，从小就不同寻常，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的！”

爷爷听到全村人夸孙子，那股子高兴劲就别提了。但他又一想，不觉有些后怕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得立个规矩，严加管教了。”

三

爷爷对志丹的管教果然严格得多了。不准他上山放羊，怕有个三长两短；不准他和穷娃娃一块儿玩，怕逛野了性子；不准他下地干活，怕荒废了学业；不准他进厨窑做内事，怕修不出大丈夫骨气；管总一句话，爷爷的“不准”太多了。虽说爷爷是一片好心，但志丹却不能很好地领悟爷爷的心意。其实，爷爷恨不得一天两日，就把孙子这块未经炉火的毛铁冶炼成纯钢啊！

然而，少年的刘志丹毕竟是个有主意的孩子。爷爷苦口婆心，不知规劝过多少次，就连那头一条“不准”，他虽然当面没顶过半句，但背地里却用行动作出了答复：上山放羊。只要能上山放羊，自然又能和穷娃娃一块儿玩。

不论上山放羊，或是下地干活，志丹总不忘学业。近处没有学校，他年小又不能去城里上学，只好在家里由爷爷教他读

书习字。爷爷老了，瞌睡少，每天起得早。志丹也和爷爷一块儿早起，从来不睡懒觉。他每天早早起来，还帮助家里人收拾窑里，打扫院子，垫干厕所，然后才洗脸。等他洗漱完毕，爷爷早已叼着长杆旱烟锅，盘腿坐在炕头，等着他来背书了。志丹双手把书放在炕桌上，作了揖，转过身，双脚并齐立好，开始背书。有时爷爷会突然打断他，随便从中提个句头，进行抽查。他都能跟着句头琅琅背下来。每当这时，爷爷望着志丹的后脑勺，总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花白胡子颤微微地翘得更高。可是，当志丹背完书，转回身再作揖时，爷爷的脸又换上一副严肃的神色，说话的口气也十分认真。

“如今世事这么混乱，小孩子就应该用心念书，小时不学，长大无用。学得好与孬，全看你胸中有无大志。”

志丹“嗯”了一声，坐在炕桌前，或是听爷爷讲新课，或是习文写字，一心一意地学习，常常是不喊吃饭不起身。

志丹虽说年少，却很有家教。爷爷在时，他恭恭敬敬背书，规规矩矩习字。爷爷不在，他同样用功，懂得珍惜光阴。这天，爷爷有事不在家。志丹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，做完该做的活儿，专心致志地坐在炕桌前，琅琅背诵爷爷布置的新课。明科跑来，听到读书声，戛然止步，站在门边听，不一会儿便听得入了神。听着听着，他也学着志丹的背书声嗡嗡起来。

志丹一惊，见是明科，没有生气，只摆了摆手，示意没有空儿同他玩，可明科还在那里不肯走。

志丹见他裤裆又破了，露着牛牛，笑着用右手指一指明科的破裤子，又在自己脸上抠一抠，羞他露着屁股，不念书，还到处跑哩。

明科被羞得满脸通红，一扭身跑回家，见了万银老汉，哭

着闹着要新裤子。

万银老汉说了声：“没钱……”泪珠滚落地下。明科妈听说后，也哭了一鼻子。他们并不责怪志丹，知道他是开玩笑，而是哭自己命穷，哭儿子无福气。

志丹得知这事，既后悔莫及，又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什么富贵家的孩子有书念，穷人家的孩子没书念？为什么富贵人家的孩子有新裤子，穷人家的孩子穿破裤子？……他苦思冥想了好多天，仍然想不开。他想爷爷一定能够解答他的问题。可是一问爷爷，谁知他竟说，世上有富贵贫贱之分，富人享福，穷人受罪，按迷信说就是老天有意安排好的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

志丹问：“能不能改变一下呢？让世上的人都一样穷富？”

爷爷叹道：“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改朝换代，直至今天，皇帝变成总统，总统变成总裁，变来变去，也没变出个甚名堂。听说南边出了个孙中山，主张均田地，平富贵，后来也没行得通。如今这种乱世谁能改变得了？”

志丹却说：“过去李闯王能改变，如今为甚就不能改变呢？”

爷爷第一次被孙子问住了。他怎能揣摸得透志丹的心里到底想的是啥，装的又是啥呢？

志丹跟爷爷说了一阵儿话，又回到厨窑里，对慈善的妈妈说：“妈呀！咱们给明儿的那条裤子他又穿破了，都露着牛牛了。人都笑话他。你把我那条新做的裤子给他穿吧，别让他丢了，好吗？”

母亲心地很善良，听了儿子的话，觉得很有理。她当下找出条新裤子，又找出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叫来明科妈，让她把衣服带回去给娃娃穿上。明科妈接过衣服，半晌不知说啥好，热泪潸潸滚出眼眶。志丹妈忙劝道：“他张家妈，你就收

下吧！这是他来生哥让给明儿兄弟的。”

明科妈抹泪道：“来生这娃，人小小的，可心眼实在好。当今这世道，象你家来生这样好心眼儿的人，还真少呀！”

志丹一心想让明科跟他念书。一天吃饭时，他讲出了这个想法。爷爷没说话，父亲先开了腔：“命里该是九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。穷人是天生下苦的。长工的娃子哪能念书呢？”

有爷爷在，志丹不怕。他顶了一句：“我爷起根不也是个下苦的，后来咋也念书哩？”问得父亲一愣一愣的，张口结舌，无言对答。

爷爷心里舒坦，脸上却不露出来。对儿孙，有好心不能有好面——这也是爷爷的治家教子之方。

然而，爷爷并没有答应给明科教书。这也难不住志丹。爷爷对他启蒙，他对弟弟景范启蒙，景范再对明科启蒙，还不一样么？这一来，志丹、景范和明科无形中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，常在一起读书写字。先生自然由志丹来当了。不久，明科就认下不少字。志丹这时也进了义学。他十分用功，很快就学会了写文章。他写出来的东西，不仅语言流畅，而且已经流露出对世道不公的厌恶和不满。

爷爷抱着很大的心劲，一心指望着志丹早些成人。这年开春，他打算送志丹去永宁山上学。

四

村前的小河解冻了。清清的河水在春天的阳光照射下，冲击着碎裂的冰层，哗哗地朝洛河川流去了。

岸边的柳条刚刚吐翠，阳坡上才顶出星星点点的草芽，庄稼人早在地里忙活了。这天一早，万银老汉赶着毛驴，驮着衣物粮馍，送十五岁的志丹去永宁山高等小学求学。一家人送出村口。

爷爷给志丹提着书包，千嘱咐万叮咛，要他出门求学不要想家，努力攻读，立志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。父亲送志丹去上学，想叫他学点本领，将来谋不上个一官半职，也能跟着做生意开铺子。母亲和姐姐只是偷偷地抹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三个弟弟拉着志丹的手，要跟哥哥一道去学校念书。明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，把他拜年时攒下的核桃枣儿一古脑儿往志丹衣袋里塞。志丹虽说难舍故乡故土，但求学心切，含情带笑劝回亲人，跟着万银老汉上路了。

志丹一走，家里象缺了什么，立时冷清了。爷爷明知去永宁山有二百来里山路，来回就得好几天，可他每日里心神不定，埋怨万银老汉不快点回来。等到第六天日头压山，万银老汉赶着毛驴回来了。一家人听说志丹住进了学校，手续都办妥了，总算把心放下了。

明科自从志丹走后，就象换了一个人，一天到晚低着头，闷着气，只顾默默地干活儿。他一心盼着志丹回来，一直盼到麦子泛黄。这天羊进圈，他吃过饭，就去挑水。满满的两大桶水，压得他在又窄又陡的石阶路上来回摇晃，双腿直打颤。突然，不知谁从身后风一样追上来，猛不防把水掀倒了两半桶，接着连担子也夺了过去。明科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“干哥！是你！可把你盼回来了！”

“看看，你咋这么傻！”志丹挑着水边走边说，“担这么多，

不把你累坏了？以后少担点！”

“我可不敢。”明科说，“你爹见了要骂人的。就这还嫌我担的少哩！”

“不怕。”志丹说，“如果再挨骂，有我哩！”

志丹进了厨窑，把水倒进又高又粗的黑老瓮里。妈妈一见，慌忙迎上来，左瞧右看，问这问那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志丹跟妈妈说了几句激热话，然后说：“以后再别让明科担这么多的水了。看把他给压得都不长个啦！”回头又对明科说，“往后少担些，担轻些。把你压坏了谁管？”

志丹妈也说：“你来生哥说了，叫你往后少担些。谁要是再骂你偷懒，你就跟他这么说。”

打那以后，明科就挑半担水，半担粪，就是从志丹爹眼前过，也没人敢说他半句重话了。

志丹见过爷爷，没说上几句话，父亲回来了。打过招呼，父亲拉长脸说：“百里路送你去求学，供钱供粮，图个甚？你不用心求学，却惹是招非！我问你，张家的少爷谁惹得起，啊？”

父亲说的张家，祖宗八代都是清朝的“武举”，爷子老子在朝里做官，公子少爷在乡间横行，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恶霸。张家和刘家说起来还沾亲带故，可刘士杰对他们的处世为人反感透顶，遂令绝了这门亲戚。但刘培基一心想发财致富，断不了背着父亲攀攀张家的门第。碰巧，志丹和张家的儿子同学读书。这位张公子动辄欺侮穷学生，谁也不敢得罪他，连校长也象老鼠怕猫一样躲着他。一天下课后，张公子又无端欺侮一个穷学生，正好被志丹看见，当场把那小子教训了一顿。这本是路遇不平，见义勇为，应该受到支持。但刘培基闻风吓破了胆，当下就去张家赔了罪。这不，看见儿子，又想起这事。